

关于沈万三的叙事文学考论

朱恒夫

《明清小说研究》

—

在江浙皖鄂闽等地，人们至今仍喻说巨富者为“沈万三”，此称呼早已成为有钱人的代称，可见故事流传之广，之深入人心。然而，近几年来出版的数本民间故事辞典却鲜见“沈万三”或与“沈万三”相关的“聚宝盆”的辞条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。笔者幼时即听过沈万三暴发的故事，引发过很多的遐想，“沈万三”的名字深深地镌刻在脑海中。年前重读《明史》，得见沈万三的材料，顿生弄清楚沈万三故事流传情况的兴趣，于是，付数月时间，爬罗典籍，得些许材料，今作一勾勒，以贡献于同好。

—

沈万三，虽为民间故事中的人物，然确有其人。十多年前出版的《昆山县志》介绍道：

沈万三，名富，字仲荣，世称万三，昆山周庄人。元朝末年随父沈祐由湖州南浔镇徙居周庄东垞，以躬耕起家。后又迁至周庄银子浜，到吴江分湖陆道源家理财，并得其巨资。回周庄后凭借硖江（古东江）西接京杭大运河，东北经浏河出海的有利条件，开始他“竞以求富为务”的对外贸易活动，迅速成为资巨万万、田产遍天下的江南第一富豪。发迹后，他曾先后流寓南京、苏州、吴江等地，富名遍天下。明初，助筑南京城三分之一，继而又犒劳明太祖的军队，军百万，一军一两银，如数输之，竟毫无困苦的样子，明太祖深恐“民富敌国”，怒欲杀之，后被发配云南充军。

死后水葬于周庄银子浜。^{i[①]}

沈家现在仍有遗迹存在，著名的江南古镇周庄其中的一道风景就是沈厅。该豪华的居宅虽然不是沈万三所建，而是他的裔孙建于清代乾隆年间，但它至少说明沈万三并非像许多民间传说中的人物那样，是凭空虚构的。

新版的《昆山县志》所依据的材料主要出自于光绪年间出版的《周庄镇志》，其卷四“人物”《沈富传》云：

明沈富，字仲荣，一名秀，世称万三。万三者，乃巨富之名，万户三秀耳，故又称万三秀。父祐，元季由湖州南浔镇徙居镇之东垞，以躬耕起家。富亦尝力穡事，能推恩以周急难，人皆以长者呼之。至其富甲天下，吴江、青浦两县志谓得分湖陆氏家财，而《挑灯集异》有“聚宝盆”之说，《近峰闻略》有善点化术之说，或又谓通番致富，异议纷歧，然卒以富贾祸。^{ii[②]}

虽然是地方志书，然撰写者为底层知识分子，没有对史实与民间传闻进行甄别，因此，所述较为模糊。

比较可信的是正史中的材料，因沈万三在当时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，居然有三次出现在《明史》中。《明史》“列传”第一百七十三“文苑”一“王行传”云：

王行，字止仲，吴县人。幼随父依卖药徐翁家，徐翁好听稗官小说，行日记数本，为媪诵之。媪喜，言于翁，授以《论语》，明日尽成诵。翁大异之，俾尽读家所有书，遂淹贯经史百家言。未弱冠，谢去。授徒齐门，名士咸与交。富人沈万三延之家塾，每文成，酬白金镒计，行辄麾去曰：“使富而可守，则然脐之惨不及矣”。

此则材料说明沈此时仍家居吴中，富裕的程度非同寻常，对私塾教师的物质奖励已到了令人骇叹的地步。同时它还说明沈万三是个好文之人，他希望子孙能接受最好的教育，以使家业继续发展并传承下去。

南京在明时有十三城门，然而今日保存下来的仅是“中华门”，明时称“聚宝门”，传说明王朝筑京师城墙时，得到沈万三的资助，这在明史中也得到了证实。《明史》卷113《太祖孝慈高皇后传》云：

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，又请犒军，帝怒曰：“匹夫犒天子军，乱民也，宜诛。”后谏曰：“妾闻法者诛不法也，非以诛，不祥。民富敌国，民自不祥，不祥之民，天将灾之，陛下何诛焉。乃释秀，戍云南。”

沈秀即是沈万三，前文已论述到。这条材料除了证实沈万三曾经出资筑城之外，还说明了沈万三与明太祖发生矛盾的起因，与他最后的归宿。若不是马皇后慈善，劝说了明太祖，可能沈万三就要死于朝廷的刑典了。

沈万三大概是一人去云南充军的，财富一定被没收了不少，但没有牵连到他的家属，到了永乐年间，他的儿子希望通过攀援权贵，以图东山再起，《明史》卷307《纪纲传》云：

吴中故大豪沈万三，洪武时籍没，所漏资尚富。其子文度葡伏见纲，进黄金及龙角龙文被、奇宝异锦，愿得为门下，岁时供奉，纲乃令文度求索吴中好女。文度因挟纲势，什五而中分之。

纪纲是永乐年间的一个佞臣，奸诈贪婪，无恶不作，在位其间，声名狼藉，沈文度以余财结交其人，是一种奸商的投资行为，且掠夺家乡美女而留一半自己受用，可见亦是品德卑下之流。

在明人的笔记小说中，有不少记述过沈万三的事迹，它们对于我们更多地了解沈万三，有相当大的价值。

明人又称他为沈万、三秀。董谷《碧里杂存》卷上云：“沈万三秀者，故集庆富家也，货巨万万，田产遍于天下。……沈万三秀，不知其名。盖国初巨富者谓之万户，三秀者，国初每县分人五等，曰哥、畸、郎、官、秀，哥最下，秀最上。家给户由一纸，以此为第。每第之中，又各有等，沈乃秀之第三者也。”ⁱⁱⁱ③秀不是名，而是人之等级。所谓“家给户由一纸”，可能是明初推行的“户帖”。洪武三年，朝廷令户部“籍天下户，置户籍户帖”。并规定在户帖上“各书户之乡贯、丁口、名、岁，以字号编为勘合，用半印铃记”，可能根据人口、田亩、对国家贡献的大小划分等级，沈万三家人丁众多，田畴广阔，又上交巨额的赋税，自然会排在最上一等了。

田艺蘅的《留青日札》卷三十五对于沈万三的事迹亦有较为详细的介绍，云：

今人言富者，必曰沈万三秀云。盖元末人也，沈姓，万三行。秀者，元时称人以郎、官、秀为等第。至今人之鄙人者曰：“不郎不秀”，是言不高不下也。万三名富，字仲荣，弟万四，名贵，字仲华。本湖州南浔人，父沈祐，始徙苏之长洲东蔡村。贵之子汉杰，又徙于化周庄。今南京会同馆，乃其故宅。后湖中地，乃其花园。……洪武初，万三、万四率先两浙大户，输税万石，仍献白金五千两，以佐用度。上命其造廊房，为楹六百五十，披甲马军者十，务罄所有金乃已。又命分筑南京城，自洪武门至水西门，其功先毕。太祖尝犒军，万三欲代出犒银。上曰：“朕有军百万，

汝能遍及之乎？”万三曰：“愿每军犒银一两。上曰：“此虽汝好意，然不须汝也。”由此遂欲杀之。太后苦谏，以为彼富固可敌国，然未尝为不法事，奈何杀之？上意乃释然，亦由此被人告讦，或旁累所逮及，往往曲宥之，后得流云南。iv[④]

田艺蘅在“万三秀”称呼的理解上与董谷有异。田的叙述里有三点值得注意，一是万三有弟弟万四，万四的儿子后来迁徙到周庄。关于沈万三弟弟的事，清金鳌所撰的《金陵待征录》中也提到过，说：“沈名富，字仲荣。其弟贵，屡以诗讽，不听，隐终南山。”v[⑤]他弟弟是一个担忧富贵招祸的人，最后逃离家乡，躲到终南山中去了。二是洪武年间他移民南京。这一点，能得到史实的证验。江南原是张士诚统治的地方，士民多依附之。朱元璋打败张士诚后，为了铲除张士诚在江南一带的社会基础，多次迁移苏、松、湖等地的富民充实濠州与南京。尤其是巨富之家多聚于京师，以便于监控。沈万三大概也就是这样来的。三是他造廊房与筑城，非出于自愿，而是受于“上命”。这样说，可能更合乎实际些。商人以逐利为本，岂有肯如此倾家的？肯定是在不得不为的形势下才那样做的。这也符合朱元璋的心理。朱元璋出身贫寒，年青时为富人鄙视，因此对富人有很深的成见，尤其看不惯过着奢侈生活的人，而吴中富豪甚多。如元末平江路（朱元璋吴元年九月改为苏州府）吴江县在“元世邑多豪家，雅尚文辞，骚人墨客虽远必致。而淫侈无度，威凌细人，元人宽弛不之禁也。”vi[⑥]又平江路常熟县的陆庄曹氏、城北徐氏，“徐以半州称，曹之岁租三十余万。园池亭榭僭于禁御，饮食器用侔于列侯。”vii[⑦]这些人吞并土地，凌迫小民，是社会贫富不均、秩序紊乱的主要因素，朱元璋有志于使天下雍熙，太平有序，岂能允许富人恃财不法的现象存在，所以，他要想方设法让富人破产。不允许地主畜家奴，不允许占有超出自己耕作能力的土地，都是出于抑制富人的目的。方孝孺曾评论说：“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断治海内，疾兼并之俗，在位三十年间，大多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。”viii[⑧]

关于朱沈之间的矛盾，明人有很多种传说。董谷的《碧里杂存》卷上说：

余在白下，闻故老言，太祖尝于月朔召秀，以洪武钱一文与之，曰：“为我生利，只以一月为期，初二起，三十日止，每日取一对。”出而筹之，始知当该钱五万三千六百八十七万九百二十文。

此说表明朱元璋有意设下圈套，欲削夺沈万三的财产，朱对沈并没有基本的人格上的尊重。也有说之间的矛盾是沈万山首先引发的。孔迩云《蕉馆纪谈》说：

太祖既克金陵，欲为建都之地，广其外城。时府库虚乏，难以成事。万山恃其富实，愿与圣祖对半而筑。同时举工，先完三日。太祖酌酒慰之曰：“古有白衣天子，号曰素封，卿之谓矣。”然心实不悦也。其山田有近湖者，沿湖筑成石岸，以障其田。上怪其富过于己，独税其田九斗十三升。后万山筑苏州街，以茅山石为心。上谓其有谋心，遂收杀之，以兵围其家尽摘抄之。

由所述的沈万三最后之结局来看，斗富之说，纯属传闻，不过，说朱元璋“怪其富过于己”，倒符合实际。

二

关于沈万三致富的原因，有多种说法。一是“耕稼”说。田艺衡《留青日札》卷三十五云：

初居东蔡村时，人以污莱之地归之，祐（按：万三父）躬率子弟服劳，粪治有方，潴泄有法。由是致富不赀。

二是“海外贸易”说。《吴江县志》云：“沈万三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，富甲天下，相传由通番而得。”

三是“掘地得金”说。吕毖《明朝小史》卷二：“沈万三资产缘由”条云：

元末嘉禾人陆道判，薄游姑苏，得一废宅。先是居者，不胜崇扰，以是微价售与陆。始居之，张灯夜坐堂中，忽有二女子笑语于前，陆知为怪，叱问之。二女曰：“妾乃大青小青也。”言訖，跃出。陆急飞剑击之，若中其臂，次早视剑处，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树，因斧之，土声铮铮。启下一石板，板下数罍，满贮黄白。陆遂有之，荐以饶富。后无子，有女赘沈氏子，生万三，资产遂无纪极，为江南富族之甲。太祖闻之，皆没于官焉。

ix[⑨]

四是“获聚宝盆”说。这一说影响最大，流传最广，也最具传奇的色彩。谢肇淛《五杂俎》卷三云：

金陵南门，名曰聚宝，相传为洪武初沈万三所筑也。沈之富甲于东南，太祖令筑东南诸城，西北者未就，东南而沈工已峻矣。太祖屡欲杀之。人言其家有聚宝盆，故能致富，沈遂声言以盆埋城门下，以镇王气。故以名门云。迤东有赛公桥，云沈造数桥，自以为能诤其子妇，妇恚，自出己财为之，其宏丽工致又倍于沈，故以赛公名也。x^[10]

那么，盆又是如何得来的呢？《坚瓠集》卷二引《挑灯集异》说：

明初沈万三贫时，夜梦青衣百余人祈命，及旦，见渔翁持青蛙百余，将事刳剖，万山感悟，以镒买之，纵于池中。嗣后喧鸣达旦，聒耳不能寐，晨往驱之，见俱环踞一瓦盆，异之，持之盆归，以为盥手具，初不知其为宝也。万山妻于盆中濯濯，遗一银记于其中，已而见盆中银记盈满，不可数计。以金银试之，亦如是。由是财雄天下。高皇初定鼎，欲以事杀之，赖圣母谏，始免其死，流窜岭南，抄没家资，得其盆，以示识古者，曰：“此聚宝盆也”。后筑金陵城不就，命埋其盆于城下，因名其门为“聚宝”。xi^[11]

本是传说，然一些明人还引经据典，证明此说之不妥。何孟春《余冬叙录》卷之四“外篇”云：

旧传沈万三家有聚宝盆事，云在沈氏贮少物，物经宿辄满，百物皆然，他人试之不验。事闻太祖，取入试不验，遂还沈氏，后沈氏籍没，乃复归禁中，尝疑世岂有此物，物安有是理？比见宋初人吴淑《秘阁闲谈》云，巴东下岩院主僧水际得一青磁碗，携归折花供佛前。明日花满其中。更置少米，经宿米亦满碗，钱及金银皆然。自是院中富盛。院主年老，一日过江，检由怀中取碗掷于中流，徒弟惊愕，师曰：“吾死，尔等宁能谨飭自守？弃之不欲使尔增罪戾也。”然则昔人亦尝传此，世果有此物乎，院主之识高矣。

沈氏的后人又怎么样呢？他的儿子沈文度的情况已见前文所引的《纪纲传》，他的女婿当时跟着他一起倒楣，流配到潮州，不过，他的侄孙也就是万四的孙子却很发达。田艺蘅的《留青日札》卷三十五“沈万三秀”条云：

（明太祖）寻命选大户家为京官六曹，令近侍各举所知，得汉杰之子曰玠者，擢为户部仓曹员外郎，受官辞禄，上益器重之也。……又当元末

时，吴人陆德源者富而好古，亦能诗文，名振吴下，沈万秀曾为之治财。

入国朝，德源亦为黄冠，盖惧法而逃。

田氏在这里也谈到了沈万三财产的来源，含糊其词地说沈氏得过陆氏遗留之产。

沈氏一脉，自明初之后，衍生不息，太祖抄家，虽伤了元气，但正如俗语所说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”，可能窖隐黄白，未被藉没，故数百年间，生活无虞也。今日周庄之沈厅为清时所造，建造者沈本仁亦有事迹留存：

沈本仁早岁喜欢狹邪游，所交者皆匪类。有言，不出三年，必倾家者。本仁闻之，乃置酒，与诸匪类饮，各赠以钱，而告之曰：“我今当支撑门户，计不能与诸君游也。由是闭门谢客经营家业，于所居大业堂侧拓创敬业堂宅，广厦百椽，良田千亩，遂成一镇巨室。xii[12]

三

民间关于“聚宝盆”的传说甚多，上述何孟春《余冬叙录》转引宋初吴淑《秘阁闲谈》即是一例。又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所辑《昌平州志》云：

银山寺老衲偶得盆于山凹，质非铜非石。置饭饲犬，犬腹日果，然饭常盈。怪之，投以数钱，亦盈。衲曰：“得非聚宝盆乎？”藏之谨。后望气者谓其地有宝，使吏往物色之。衲知其为此也，恐攫去，因潜埋于后川，及吏还，衲求之不可复识。故名其川为“忘宝”或曰“望宝”也，宝失而犹望之也。xiii[13]

至明时，又将“聚宝盆”事附会在沈万三身上，以解释沈获巨富之原因，沈万三以一百姓的身份出资助筑京师一半或三分之一之城墙，却又不得善终，这在中国的历史上，是绝无仅有的，其传奇的色彩，十分的鲜明，故而，人们争相口耳相传，且在传播的过程中，或加或减，竟有多种说法。流传于浙江绍兴的传说云：

万三贫时，以渔为生。某年中秋，与妇船头饮酒赏月，月华羡凡间夫妻恩爱，恍惚之间，竟掉入沈妻杯中，沈妻亦不觉，随酒入肚。数月之后，女产出一血球，剖之，为一白玉走兽。时万三多日捕鱼未获，饥寒交迫。万三无奈，将售玉兽。店主告之，此为月华之物，系之绳，置于水中，可钓水中宝物。万三喜，不售，如法钓宝，得一钵头。初不识，作盛米用。不料数米入钵，米即溢满钵中，知为聚宝盆也。于是，成天下首富。朱元

璋为贫时之交，彼时一日于酒家饭元璋，结账时少一文，元璋借之，戏曰：“当以每日倍之作利息计。”万三笑诺之。数年后，元璋横扫六合，成一国之主，都于金陵，拟筑城墙，然国库乏金。思及万三已富，又忆及一文利息之言，遂传万三至，索钱千万。万三怒曰：“此非充军钱耶？！”元璋亦怒，流万三于云南，抄没沈家，得资财以作筑城用。

xiv^[14]

这个传说有两点与其它同类的传说不同，一是盆由钵致，而钵为月华所变，故事更为曲折，也更具传奇的色彩。前引《挑灯集异》说盆由沈万三放生百余青蛙，青蛙报恩而得盆，这表现了佛教的善有善报的思想，而此传说则云盆源于月华，则又染上了道家的色彩。

南京是沈万三筑城、失盆、得罪之处，当然有关于他的传说，其传说云：

沈万三，苏州人，早孤，依舅父生活。十余岁时，舅父无力养育，万三沦为乞丐。后习泥塑鸟雀技艺，以售雀得食。一日，所塑百雀腾飞空中，万三追赶至南京，雀方落地，后便居住南京秦淮河边。

万三见一渔翁张网打鱼，网网皆空，甚为失望，便求翁让已抛网，翁允，万三网得一乌泥盆，盆甚粗陋，弃于河中，然有蛙数十只鸣叫抬之，现于水上。翁云：“盆虽粗陋，可用以饲猪食。”又见万三厚道勤快，令独女嫁之。

万三赘入翁家，仍以售泥雀为生，妇饮煮于内，翁渔钓于外。一日，妇以乌泥盆饲猪，惊觉猪食无故溢张，猪愈食愈多。又坠钗于盆，刹时满盆皆钗，方知是“聚宝盆”。遂日放金银于盆，得金银无数。为掩暴富之象，翁婿出外经商。

万三曾在凤阳买卖珠宝，遇乌梅商贩朱元璋。元璋诱他赌博，设圈套诈其财。时凤阳流传瘟疫，药中需用乌梅，然元璋囤积抬价，使瘟疫不止，死者狼藉。万三便从外埠购来乌梅，贱价销售。元璋存货糜烂，本钱蚀光，对万三恨之入骨。

元璋登基作帝后，令万三捐钱筑南门城墙，万三广招工匠，厚给工价，数日即竣工。元璋诬其城墙过高，不合规定，令其毁去重建。城毁后，墙基涌泉，泉眼通海，巨石亦不能堵。元璋得知聚宝盆可塞泉眼，便向万三借盆，允诺三天后五更前归还。然旋令更夫永远不报五更。

城墙完工后，元璋赐万三一枚御制铜钱，以嘉其功。万山无意中将此钱给了乞丐，谁知被元璋察知，怒其轻己，欲杀之，后得臣民求情，方改判充军云南。万三行时，金银所变的无数白鸽、黄雀，随行蔽空，后至云南，钻入山中，成了金银矿藏。xv[15]

由于沈万三的传说盛行于明代，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，剧作家于是将此传说敷衍为戏曲，亦名为《聚宝盆》。作者朱曜，约生于明天启年间（1621-1627），卒于康熙四十年（1701）以后。字素臣，号笙庵，吴县人，是沈万三的老乡，自然对家乡先辈的事迹有浓烈的兴趣，于是拾缀街闻巷语，编为 30 出之戏曲，其出目为：斗华 渔樵 脱壳 做亲 议剿 看宝 赠盆 试盆 嫁妹 边寇 期周 宫讯 私访 忧难 赏军 献计 筑城 求救 全城 训张 算帐 观灯 掘赃 双捷 试盆 合兵 崩山 驾访 功成 宝圆。在《渔樵》出，沈万三自我介绍说：

卑人沈万三，苏州吴县人也，先君云路公曾任元朝别驾，继为张王逼胁殉节而亡，遗下卑人一身。……只得忘情丘壑，遁迹江湖，往来吴淞三泖之间，捕鱼为活。山妻赵氏，原系田家，夜织晓耘，颇解治生之道。昔年曾遇异人刘伯温先生，道我逢新主御极，必当富贵，今明主已建业金陵，卑人尚守清贫。

剧情略云：万三一日与友张尤儿同至泖峰渔樵，救助了落难的蚌精车蛾。车蛾嫁南海龙王鳌光之子后，不忘旧恩，求丈夫赠宝报答，万三遂获聚宝盆。万三妻赵氏以盆盛狗食，“霎时溢满，平白地变幻多端。”置放一文钱后，盆中便碓积无数金钱。于是，万三成为巨富，移家金陵，建产立业。友人张尤儿慕羡万三富贵，嫁妹丽娘为万山妾。未几，赵氏、丽娘皆生子。后诚意伯刘基造访，警告生祸，嘱其于后园造天遂阁，供奉太祖、皇后龙位，朔望焚香，广行布施，顶礼注籍，以避祸难。太祖元璋游宫，遥见沈府楼阁高耸，华丽非凡，遂生疑忌。于是微服入市，访沈家详情，至万三友张尤儿茶坊。此时张尤儿妒万山富有，诬万三有不轨之心，太祖即授以锦衣卫指挥之职。为作难万三，诏命万三摆宴犒军，置红桌一万张，助饷五十万两，万三立时完成。尤儿复献计，唆使太祖命万三助筑一半京师城墙，并限一月内完工。万三先完三日，为坚城墙，埋聚宝盆于西城角下。然盆为尤儿易之，城角屡筑屡圯。元璋诏系万三，欲治慢君之罪。幸得刘基相助，告其得九子母魔君援手之法。城成，万三以功授户部司户。尤儿又施诡计，让元璋予万三文钱为本，每日对合取利，

一月合钱亿万。届时，万三倾家难偿，被罢职抄家。未儿，万三掘得窖藏，家复富。时二子长成，中文武状元，各职中军副都督与护军参谋，会同元帅李文忠，征伐北虏，建功返京。元璋私造沈宅，入天遂阁，见其所奉牌位与籍册，方知万三忠诚，遂复其旧职，归还原产，而治尤儿欺君奸诈之罪。其时，盆又归沈家，父子显贵，夫妻荣华，一家团聚。

比起民间传说，有关沈万山的戏剧的情节更为曲折，荒诞的色彩也更浓。为了增加戏剧的冲突，以吸引观众，作者加进了屑小之徒张尤儿这一人物，使沈万三屡受磨折。当然这样做，也是为了给太祖朱元璋开脱责任，说他的许多诏令是受小人蒙蔽的结果，这也表现了作为明朝遗民朱素臣的心态。至于添入刘基与小妾丽娘、二子等人物，不仅丰富了戏剧的内容，更多的在于使故事更具有历史感与生活感。^{xvi[16]}

据《曲海总目提要》卷37述，清亦有沈万山的戏剧，名《天燧阁》，其内容改编自朱素臣的《聚宝盆》，情节人物大体相同。皮簧兴起后，有人用皮簧腔搬演沈万山故事，名即是《沈万三》，剧情与朱作大石相同。

四

人们传承沈万三故事的热情和故事本身的内涵，表现了先人对财富、富人之社会责任与君民关系等方面的看法，透露出了封建社会时代人们的心理，因此，沈万三故事有着认知封建社会某个侧面的作用。

所有的传说都说沈得盆于贫困之时，这表现了穷苦之人渴望财富的心理。中国是一个农业经济的社会，绝大多数人从事于农耕生产，而在农具简陋、旱涝濒仍、种植上无任何科学方法之封建时代，凭农耕而致富的极少，即便致富，多数家庭也非一代之力，而是积数代之功，省吃俭用，购田置屋，方成财主，而且前提条件是长时间内不兴干戈。因此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凭劳动而致富，不啻是白日做梦。于是强烈渴望致富的心理使他们产生了浪漫的幻想，幻想自己得一聚宝盆，不需旷时，不需劳苦，随心所欲，即能得到巨额的财富。“摇钱树”也是在这一心理支配下而产生的幻想。

在古人看来，不论是谁发了财，都是上天所赐，是命运的安排，所谓“人生由命，富贵在天”是也，因此，一个人富了以后，就应该替天行恩，用部分钱财扶贫助弱，广做善事。而对那些为富不仁者，则认为是违天逆道，故而切齿痛恨。就世界范围内的文学而论，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古代的书面或口头

的文学那样，对吝啬财主的讽刺如此的尖刻，当然，对于那些富而能仁者亦竭力歌颂。沈万三即属于后者，故而民间传说对沈万三的不幸命运给予了深厚的同情。明初农村，受战争摧残，经济十分凋敝，人口稀少，土地荒芜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明朝廷修筑京师城墙，施行这一浩大的工程，肯定是雪上加霜，沈万三于此时承担工程一半的费用，无疑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，对苏缓民力起了积极的作用，因此，人们怀念他，用此传说为沈万三建立一座不倒的丰碑。

对于君与民的关系，人们认为，君应该以博大的胸怀看待百姓的富裕，民富而国强，二者相辅相成，没有民贫而国强的。若以为民富了，对国家会产生一种威胁，则是一种狭隘的心理。朱元璋出身贫民，其见识、胸襟不能说不受其出身的影响。当他占有四海之后，渐显暴发户之心理。容不得他人再富。而没有认识到他握有国家专政的机器，家资巨万者也不过是他辖下的臣民，而调理得当，民之财即君国之财也。朱元璋强占沈万三之财，人们并没有用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看待这件事，而是批判朱元璋，同情沈万三。这说明了先民对待财富的理性态度，即尊重私人财产的所有权。这对于今天的转型时期，不无参考价值。

（同济大学
中文系）

i[①] 王道伟主编《昆山县志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。

ii[②] 光绪《周庄镇志》，里人陶煦重辑，南京图书馆藏。

iii[③] 明董谷《碧里杂存》上卷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“文学类”。

iv[④] 田艺蘅《留青日札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。

v[⑤] 清金鳌《金陵待征录》，广陵刻印社 1987 年 3 月版。

vi[⑥] 《嘉靖吴江县志》卷十三“典礼志”三“风俗”，中国史学丛书三编本。

-
- vii[⑦] 《嘉靖常熟县志》卷四“风俗”，中国史学丛书初编本。
- viii[⑧] 方孝孺《逊志斋集》卷22《故中顺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参议郑君墓表》，四部丛刊本。
- ix[⑨] 明吕毖《明朝小史》卷二，清初刻本《玄览堂丛书》。
- x[⑩] 谢肇淛《五杂俎》48页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1年版。
- xi[11] 清褚人获《坚瓠集》卷二，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二辑。
- xii[12] 清乾隆七年（1742）《周庄镇志》。
- xiii[13] 《古今图书馆集成》“经济汇编考工典”第212卷“盆碗”部，97285页。
- xiv[14] 屠剑庐《沈万山的故事》，见钟敬文、娄子匡等编《民间月刊》第1-2期45页，台北东方文化供应社版，1970。因考虑到原文为白话文，较长，为节省篇幅计，改为半文半白之文体。
- xv[15] 见《南京民间故事》，申隆泉等讲述，王崇辉等采录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3月版。该故事原为口语文体，为节省篇幅，改为半文半白之文体。
- xvi[16] 《聚宝盆》传奇见《古本戏曲丛刊》三集影印本，原本为梅兰芳缀玉轩所藏，有“梅兰芳”印章，现归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。